

從港產片中「港式粗口」的使用看港人的文化身份建構

田家溥



(圖片來源：

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D%8E%E4%BF%97%E5%96%9C%E5%8A%87>)

引言

香港自七十年代末出現前途問題，港人便開始從文學、歷史、政治等等不同面向叩問自身的文化身份，但面對「同為中國人」的主流論述，在定義港人的文化身份議題上，卻一直被中、英雙方邊緣化，令港人的文化身份一直處於被塑造和操弄的處境。

主權移交已近廿載，港中矛盾衝突不斷，為對抗中國全方位的入侵，引發愈來愈多香港人於各個生活環節上追尋具本土性的事物，擺脫外來者的操弄，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文化身份，自主命運。

而「語言」，自然是不可丢失的重要據點，誠如已故知名香港掌故吳昊先生所言：「語言是人類在一定的歷史、社會、政治、地理各條件，經過長期積累而約定俗成的深厚文化層……」¹而「粗口」作為語言的組成部份，自然亦同樣承載著地方的文化意義。

本文將嘗試藉回顧八十年代至今，港產片中「港式粗口」的使用變化，從中追溯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建構歷程。

何謂「港式粗口」？

每種地方的語言背後，都承載該處獨特的文化內涵，而「粗口」素來被人認為難登大雅，正是因其往往反映一些當地的文化禁忌，大家都不願宣之於口，例如英語‘Fuck your mother’與港式「屌你老母」，兩者字面意義雖然相同，但若港人被後者辱罵，在華人文化的儒家孝道思想下，此言會被視為難以忍受，故此話一出，很易最終變成大打出手；而前者於不少西方人而言，因無所謂孝道影響，故即使被罵，亦不至於大發雷霆；然而，若說‘Your mother fucker’（意指被罵者與自己母親做愛，即亂倫！）則會後果難料了。故此，研究「粗口」，亦有助了解一個地方的獨特文化，「粗口」背後的歷史文化意涵，往往不是學習外語者於一時三刻所能明白，故此有些新移民即使於當地住上十年八載，都只知語言表面解釋，其背後意義則不甚了了，所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

英國文化研究學者 Stuart Hall 指出，「文化身份」（Cultural Identity）可視為一種共有的文化，一種集體的「真正自我」，當中反映共同的歷史經驗、和共有的文化禮教習俗。²故此，在語言的體系裡，「粗口」亦可視為是建構文化身份的一種面

¹ 吳昊，2007，〈粗話與雅意〉，載於彭志銘，《小狗懶擦鞋》（序一），次文化堂，2007。

² Stuart Hall，P.223

向。

「粗口」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都會接觸到，雖為口語，亦廣為散落在書籍、漫畫、舞台劇、棟篤笑、網絡、歌曲及電影等等不同文本中，本文則選擇集中自八十年代起至今的香港電影（港產片）³，嘗試研究港產片涉及港式「粗口」對白的出現情況，來檢視港人對自身文化身份建構的變化之關係。

在看港產電影時，我們實在不難聽到各式各樣的粗俗對白，然而，何謂港式「粗口」？即使對電影操分級大權的電影、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以至淫褻物品審裁處，對「粗口」的定義也相當「流動」，一直沒有清晰的界定。

相對其他語言的「粗口」，「廣東粗口」變化本已頗多，而香港於開埠時期，有大量來自東莞的勞工，而東莞人口語中十之八九都離不開「粗口」，此風因這群東莞人定居香港而一同落地生根。⁴同時，又因揉合了殖民地生活的特色，令港式「粗口」更見豐富多變（例如中英夾雜、本土揭後語等等），別樹一格。事實上，「港式粗口」跟同操粵語的「廣州粗口」，於使用習慣亦有區別，例如廣州人講「粗口」時慣用「閩」字為助語詞，如「麻閩煩」、「好閩熱」等等，而香港人則慣用「關」字，講成「麻關煩」、「好關熱」。然而，根據本土文化研究者彭志銘先生指，嚴格來說，「港式粗口」都有以下五個字，都跟「性」關聯，所謂「一門五傑」：⁵

俗字：閩、閱、關、閔、閩

正字：屌、屎、屌、屌、屌

³ 參照香港影業協會對香港電影的定義，網址：http://www.mpia.org.hk/content/about_definition.ph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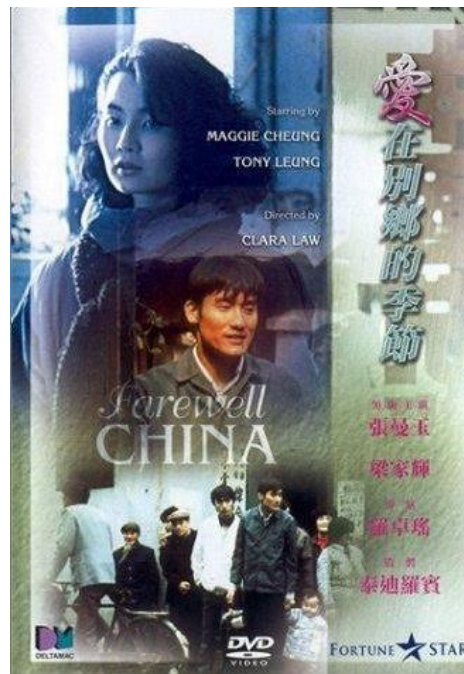
⁴ 吳昊，2007，〈粗話與雅意〉，載於彭志銘，《小狗懶擦鞋》（序一），次文化堂，2007。

⁵ 彭志銘，2007。

頭四個為都為男性生殖器，最尾一個則為女性生殖器。「粗口」又可分為「詈語」及「穢語」；前者專用來罵人，或發洩情緒；而後者則用作加強句子的語氣，如助語詞的功能一樣。

但隨著香港社會制度及文化中各種限制及影響下（例如電影分級制度、道路交通規例、港鐵附例、及特定場所禁制）⁶，港人為突破法律的限制與避開懲罰，港式「粗口」又衍生了不少以諧音、揭後語等等委婉的方式出現，故此要清楚定義何謂「粗口」實屬不易。就此，本文將採取較廣義的角度，兼取「詈語」及「穢語」，即使並非「一門五傑」的港式正音「粗口」，例如：「仆街」、「冚家鑊」等等詈言或粗鄙用語，均以「粗口」論之。

港產片中使用「港式粗口」對白的變化



⁶ 根據《道路交通（公共服務車輛）規例》，在公共交通工具說「不良或冒犯語言」，一經定罪，最高罰款 3000 元及監禁半年；而根據《港鐵附例》，在香港鐵路（簡稱港鐵）內說粗言穢語造成滋擾，則港鐵職員有權執法，違例者罰款 5000 元；另在特定場地例如機場、醫院、康文署轄下的體育館等講「粗口」亦屬違法。

(圖片來源：〔 左圖 〕 <http://wakaie.freehostia.com/images/movi40.jpg> ；〔 右圖 〕 https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zh/1/10/Farewell_China_DVD_cover.JPG)

回顧八十至九十年代，港產片涉及「粗口」對白的情況雖亦不難遇見，但大多或作為刻畫人物角色，或作為笑話用以諷刺時弊及反映一般人的生活狀況之用，並多只於某幾個場口出現，「粗口」的數量不多之餘，亦偏向一般粗鄙用語，港式正音「粗口」實屬罕見。以一九八七年公映的《橫財三千萬》及一九九零年公映《愛在別鄉的季節》為例，兩片的定位雖不至於為合家歡電影，同被香港電檢處（簡稱電檢處）評為 IIA 級，但當中亦不只一次出現港式「粗口」對白：

片名 (公映年份)	「港式粗口」對白 (次數)	時間
《橫財三千萬》 (1987)	「杏加橙」(“冚家鏟”的諧音) (2次)	16:40
	「仆街」 (1次)	28:00
	「冚家鏟」 (2次)	29:25、56:50
《愛在別鄉的季節》 (1990)	「仆街」 (2次)	60:15、68:10

然而，踏入千禧年代以後，港產片中涉及「港式粗口」對白的情況開始逐漸增多，近年更開始出現全片不同角色均充滿「港式粗口」對白的情況。當然，此舉也有塑造角色形象的動機，但單純以此作為大量使用「港式粗口」對白的解釋也未必能令人信服，畢竟，不少情節是否有需要大量使用「粗口」對白亦實在有商榷餘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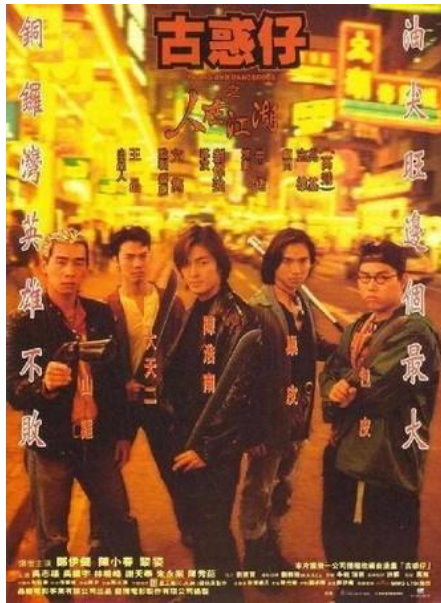
就此，筆者嘗試以「愛情片」及「江湖片」兩類題材港產片，在不同年代下比較一下港式「粗口」對白的使用情況：

片種	片名 (公映年份)	「港式粗口」對白 (次數)	時間
愛情片	《秋天的童話》 (1987)	「你老母」 (1次)	7:05
		「冚家鏟」 (8次)	6:55、7:05、44:57、 53:30、 53:43、1:12:51、 1:13:00、1:17:51
		「仆街」 (3次)	45:07、53:43、1:18:37
	《志明與春嬌》 (2010) *首 20 分鐘	「閉」 (8次)	06:17、08:43、16:07、 16:11、16:20、17:04、 17:17、17:23
		「關」 (7次)	07:09、07:17、07:58、 16:06、16:08、17:17、 17:23
		「仆街」 (5次)	07:17、07:24、16:54、 12:00、12:04



(圖片來源：〔左圖〕http://virtusjustitia.vjcd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13/03/PLIB_397611_614354FF5A924F23B92AED5288524888_o.jpg；〔右圖〕https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zh/e/e6/Love_in_a_Puff.jpeg)

片種同為愛情片的《秋天的童話》與《志明與春嬌》，分別被譽為八十年代的愛情片經典及千禧年代愛情片奇葩；統計兩片的「港式粗口」對白數量，《秋天的童話》全片中出現「你老母」、「冚家鏟」、「仆街」「港式粗口」共十二次；而《志明與春嬌》片方面，由於全片均充斥「港式粗口」，實不可勝數，則只以影片首廿分鐘作檢視；在此廿分鐘內，出現「港式粗口」已達二十次之多，且更是以港式正音「粗口」形式出現，兩片的「粗口濃度」有明顯差別！



(圖片來源：〔左圖〕https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zh/f/fa/Young_and_Dangerous.jpg；〔右圖〕<https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zh/2/26/%E9%81%B8%E8%80%81%E9%A0%82.jpg>)

而同樣是江湖片，九十年代的經典《古惑仔之人在江湖》及二零一六年公映的《選老頂》亦有同樣的情況；兩片雖然同樣刻畫江湖人物形象，但前者全片只有少量港式「粗口」，被電檢處評為 IIB 級，即最多也不會超過十五字「粗口」。⁷ 而後者則全片以「港式粗口」為刻畫人物形象為重要方式，跟《志明與春嬌》片一樣，亦大都是以「港式正音粗口」出現。

事實上，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間，港產片涉及港式「粗口」的使用明顯增多，至近年，此類港產片的數量及「粗口濃度」更是與日俱增。為何會有這種情況？這其實反映了港人自前途問題開始至今的三十多年來，建構文化身份的歷程。

⁷ 導演陳果於一次有關其電影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》的報章訪問時指：「IIB 版將粗口對白、強姦戲剪到最少：『電檢條例好嚴，好多道德防衛，我拍得好斯文，無宣揚暴力，但無法，好似跟彭浩翔、麥浚龍的電影標準，粗口要刪減至十五個字，李璨琛的粗口名也要改諧音。』」<http://www.mingpaocanada.com/Tor/htm/News/20140416/HK-mba1.htm?m=0>

港產片的興衰

回顧香港八十至九十年代初期的電影業，是港產片的全盛時期，平均每年有近一百套港產片出爐，但自二千年後，只餘下約六十部，產量大跌四成。自二零零三年起，自港府跟中國簽定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(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，縮寫「CEPA」)後，大量中國資金進入本港影圈，自始所謂「合拍片」開始盛行，至二零一二年，合拍電影佔香港電影的比例由二零零三年大約百分之十五，急升至近年超過六成。⁸但合拍片的繁盛，亦令本土電影迅速萎縮，電影中港產片不論數目、票房比率均不及合拍片的一半。⁹而為遷就中國市場的口味，合拍片難以找到本土特色及內涵，故這十年間不論港產片或合拍片，都欠缺了本土性。

若以此對照這段時期港人文化身份建構歷程，便會發現，所經歷的跌宕實際是跟香港電影業同步。八、九十年代港人相信靠雙手努力、奮鬥的獅子山精神創下驕人經濟成就，以「玻璃都可變鑽石」的「叻人」、「醒目仔」而自居，單純地以經濟成就為依歸，建構了單薄、虛幻的自我身份；及至九七主權移交，在港人仍沉醉於「馬照跑，舞照跳」的價值之時，即經歷金融風暴重挫，又遇上世紀疫症，頃刻間，單薄、虛幻的自我身份支離破碎，港人陷入了身份迷惘的深淵之中。二零零三年 CEPA、自由行的政策，隨後十年大量中國資金湧進香港，製造經濟泡沫，令市況再次出現表面繁盛，但同時卻令本土的生活受到衝擊，滿街自由行旅客、走私客，令香港物價騰飛，大量原本能滿足日常生活的商舖變成藥房金舖，經濟發展愈趨單一化，生活難過，港人怨聲載道。至近年港中矛盾日趨激烈，衝突無日無之，港人開始反思香港這個地方到底該由誰主宰，隨後諸如正殘體字、普教中等等的爭議，反映港人極力區分用正體字及粵語代表香港人、殘體字普通話是中國人之身份，可見港人愈來愈重視本土身份的體現，在不同的環節上，港

⁸ 張可森，2015

⁹ 香港電影業資料彙編 2012 (頁 10)、2013 (頁 12) 及 2014 (頁 15)

人都或多或少找尋事物當中的本土性，以建立自我文化身份，捍衛應有的主權，而這情況亦見於香港電影業之上；港人於電影中找尋本土性，並以入場睇港產片視為一種支持本土文化、抵抗中國入侵及重新建構文化身份的行動策略，在這種本土浪潮影響下，本土電影便更受歡迎。事實上，自二零一三年，香港出產了多部本土味濃厚的電影，例如《殭屍》、《狂舞派》、《迷離夜：驚蟄》及《奇幻夜》等等；而二零一四年的港產片票房更重上過億的水平，達一億二千多萬，屬多年來所未見。¹⁰

可見近年香港人本土意識興起，正是港人急於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，以作為對抗中國入侵的策略，而港式「粗口」，就正好成為電影製作人順手拈來放到港產片中，成為了香港本土的一種符號、一種本土的文化象徵。同一時間，中國電影在這十多年的與港合拍的過程，其製作技術已逐漸成熟，各方面的製作資源亦趨向能自給自足，近年中國十大最高票房的國產電影中，港中合拍片已由二零一二年佔七部減至二零一四年僅佔兩部，單純向中國市場傾斜的電影口味已呈頹勢。一眾香港電影製作人，又開始轉為關心起本土人的口味來了。

在本土風潮影響及經濟實效的考慮下，「港式粗口」作為香港本土的一種符號，亦不失為一種招徠策略。的確，大量的本地「粗口」，能帶給觀眾很大的語言上的親和力；而事實上，近年涉用上大量「港式粗口」對白的港產片，往往都打著香港本土電影作賣點，例如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》、《維多利亞一號》、《志明與春嬌》等等；至二零一二年公映的《低俗喜劇》，該片男主角杜汶澤在電影宣傳期間，便於公開及個人面書中經常強調《低俗喜劇》是香港本土電影，是為香港人而拍的電影云云。及後於二零一三年公映的《迷離夜：驚蟄》亦用上不少「港式粗口」，宣傳時同樣是開宗明義以香港市場為主。又如

¹⁰ 香港電影業資料彙編 2014（頁 15）

二零一六年公映的江湖片《選老頂》，片中亦充斥「港式粗口」，也同樣以本土電影作招徠；該片的監製、出品人兼演員杜汶澤，於上映當日便在其面書中感慨說：「唔知仲有無機會再開本土戲！」（以此表示影片揶揄的香港政治亂象情節非常敏感，不知是否能再有下一次。）而此片更引來公民黨舉行放映會兼影片分享會，意圖藉撐「本土電影」向選民顯示撐「本土文化」。由此可見，此類以「本土」作招徠的電影已逐漸成為本土文化的符號，而當中「港式粗口」又成為此類影片的重要構成元素。

總結

香港自九七主權移交已近二十年，港人的身份一直如霧如幻、搖擺不定；然而，港人開始意識到，香港的本土性正一點一滴的被侵蝕，逐漸消失，開始積極找尋種種本土事物。或者有人會認為，「粗口」太過表面，不應以此代表香港電影，更不應成為香港人的文化身份的構成部份。然而，是否表面，要視乎個人如何看待事物，而非由事物本身決定，當你留意自己生活的細小環節，追本溯源，或許，你會知道自己的身世更多；如馬國明先生指出：「『本土』其實是產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……。」

參考書目

彭志銘，《小狗懶擦鞋》，次文化堂，2007。

Hall Stuart, “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”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., *Identity: Community, Culture, Difference*. London, Lawrence & Wishart, 1992, P. 222-237

張可森，《合拍十年：香港電影人重拾本土之路》，2015。網址：
<http://www.cinezen.hk/?p=4604>

張志輝，《香港電影業的挑戰》，立法會秘書處，資訊服務部，資料研究組，2016

香港電影發展局，《香港電影業資料彙編 2012》

香港電影發展局，《香港電影業資料彙編 2013》

香港電影發展局，《香港電影業資料彙編 2014》